

# 难忘的童年时光

□王振传

我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期，躲过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没有怎么挨饿。

那个年代，普遍吃不饱，也更谈不上能吃好。吃的最多的是玉米面窝窝头、地瓜干窝窝头、地瓜秧窝窝头和杂粮煎饼。为了怕煎饼放久了发霉，母亲常常再加工一次，做成了煎饼卷。馒头不怎么好吃，吃多了再喝水会胀死人。当时能吃上豆饼也不错，给现在吃点心一样好吃。花生饼吃的很少，很金贵，吃起来感觉很硬，却很香。

六七十年代，常年吃不上肉。那个时候买猪肉的人很少，买肥肉或猪油要托人，炼出的猪大油留着炒菜用。炼完油的油渣掺点大白菜可以包饺子。过年时如果能买上一挂猪下水，大人小孩都解馋，能过一个很肥的年。

家里厨房北面的窗台上放了一个黑色罐子，用来盛放猪大油。有时拿个煎饼卷，用筷子往里面抹上一点猪大油，放上一片盐粒，再加上一点酱油，吃起来比现在的点心好吃。母亲如果知道谁偷吃了猪大油，会狠狠的

训斥我们一顿。因为，炒一次菜，够我们接近十口这一大家人吃的。

那个时候上学，都是三五成群结伴而行，没有大人接送。放学回来还要割草，喂家里养的羊和圈里的猪。养羊和养猪，不单纯是为了吃肉，更多的是为了积一些土杂肥，给村东岭上的自留地和村西菜园地增肥。

学校放假的时候，有时我们三五个孩子结伴一起给村里放牛。一个人看着牛，一个人去割草，其他人有的刨地瓜，有的捡豆子，有的找柴火和干牛粪。挖一个土坑，把找来的柴火放在最下面，上面再放一些干牛粪，最上面放许多土坷垃，用火把土坷垃烧热，再把地瓜放到土坷垃堆里，上面再理上许多细土面子，利用土坷垃的热度，把地瓜闷熟。吃地瓜的时候那个香，想起来现在还能感觉到那个香味。

我家的地在村东头的红石岭下，有时种地瓜，有时种小麦，有时也会种一些玉米和谷子。很少种高粱，因为高粱产量低，不好吃不说，主要怕吃麻雀的口粮。谷子虽然也容易被麻雀吃，但是相对要好一些。为了吓唬麻雀等鸟类，在地里扎几个稻草人，有时间我们再去看护一下，叫喊几声。这样，真真假假，麻雀飞来的次

数就少多了，粮食收成基本有了保障。

村的西头有两块菜地。一块靠着大水坑，可以用大坑里的水浇地。菜地西头种了几棵花椒树。过一片条子地便是另一块菜地，这块地离水井不远，平时都用这眼井水洗菜。

我的家乡地下水资源很丰富，并且常年自然冒出一些很清的泉水来，喝一口凉甜爽口。井口往东有一条小水沟，通往两个大水汪，里面种植了许多藕，还养了不少鱼。小水沟里有很多小鱼虾，放学后我们就用罐头瓶子，在里面放一些羊骨头或猪骨头，上面再用塑料薄膜覆盖扎紧，中间留个小口，一会便能捉到不少的小鱼虾。有时候河里发大水，小水沟里还可以捉到不少的草鱼。

1978年6月，鲁南地区建了一座大型发电厂，慢慢地井里的水不再自然流出了，水位也不断下降。后来连家乡吃的自来水也是从水库引来的，水质也明显下降。

村里种了几块瓜地，也有几口鱼塘，经常按人口分瓜、分鱼。记忆最深的是村里大院北面有近十间牛棚，养了不少牛。三姐经常带着我们一起割草送到村里喂牛，按斤折算工分。大院南边有棵高大的皂角树。快过

年的时候，村里杀几头牛，按人口分，社员们便由东往西排到皂角树下等着领牛肉。

那个时候走亲戚也非常简单。有的买半斤羊角蜜、条酥或者三刀等点心，有的带点红糖或者几个鸡蛋，还有的就带两根油条，用油纸一包，中间再用小纸捻了绳一扎，没有寒酸这一说。现在，有时也喜欢吃羊角蜜、条酥或者三刀等点心，可能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。但是，吃两口就不怎么敢再吃了，怕上了年龄血糖升高。

六七十年代，农村家家户户都装有小喇叭。一条电线从窗户缝隙穿出去，接在屋檐下从外面引来的一根细铁丝上，小喇叭下面有一条地线埋在床头边的地里。有时小喇叭不响了，就用水浇下床头边上的地线，再用脚使劲踩一踩，小喇叭居然又响了。小喇叭每天三次广播。早上听到的歌曲是东方红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他为人民谋幸福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。晚上听到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，万物生长靠太阳，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。还会经常听到的《社员都是向阳花》《众手浇开幸福花》等歌曲。这些经典老歌，让我们这一代人终身难忘。

(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)

□向超群

# 记忆中的槐花煎饼

初夏时节，槐花一股脑儿探出头，绽开花朵，结成串串花穗，像风铃，挂满枝头，一丛丛，一簇簇，愣是把满树翠绿的槐树叶挤成了配角。微风轻拂，树影婆娑，香气四溢，记忆中的槐花煎饼不断刺激着味蕾，不由地怀念起那段难忘的求学时光。

我的母校在青岛，校园中间有一个小山头，山上长满了槐树，春夏之交，山上的槐花齐齐整整的扎满了。一时间，整个校园都飘荡着浓浓的槐花香，操场上，教室里，图书馆……就连食堂也都被槐花占领了。

食堂的阿姨们欢欢喜喜的抱着篮子在山上采槐花，他们或爬上树尽情采摘，或拿着竹竿敲打树枝，下一场浪漫的槐花雨。下课的学生们好奇地探过头，有的甚至也加入其中，帮阿姨们使劲摇晃着树干，让这场槐花雨下得更猛烈。阿姨们粗犷地打着年轻人们的兴奋劲头，一阵欢声笑语，学生们一哄而散，许是被阿姨们生动的玩笑羞红了脸，急哄哄地赶去教室上课啦……

而那些被阿姨们采摘下的槐花，都被带去食堂加工了。在食堂大师傅的一顿操作下，食堂的橱窗里增添了丰富的槐花品种，有槐花包子，槐花饺子，还有槐花炒鸡蛋，槐花焖子……我最惦记的就是槐花煎饼啦！

那大概是用面糊糊着新鲜槐花摊的煎饼，双面煎得黄灿灿，中间混合的槐花被煎得微微焦黄，翠绿的葱花点缀其间，像一盘春色：深黄浅黄的花，被点点翠绿装饰，凝固在面饼里，散发出槐花特有的清香，还有煎饼那朴实的焦脆香……咬一口，似乎把春天放在嘴里咀嚼，是淡淡的花香；忍不住再

来一口，仿佛还有夏天的滋味，是浓浓的烟火味……

我喜欢槐花饼，还因为它既便宜又饱腹，尤其适合边走边吃。倘若赶时间，去买个槐花饼无疑是最佳选择。槐花煎饼卷土豆丝是一块钱一份，如果额外加根火腿肠，则再加五毛钱即可。用打包袋装上一份槐花煎饼，三下五除二就能解决一顿饭，丝毫不耽误工时间。这样的实惠性，对于当时大部分手头并不宽裕的大学生而言，真是顶好的选择。

我至今都记得自己经常晚餐时一次性买两个槐花煎饼，一个立马吃掉，然后立马赶着傍晚的那趟校车，去另一个校区的外国语学院放映厅看免费的英文老电影，留着晚上再吃剩下的那个。看完电影，坐在返程的校车上，夜色阑珊，捂在包里的槐花煎饼已经软趴趴。我意犹未尽的靠着车窗，啃着凉煎饼，回味着电影情节，那种感觉竟十分难忘，有夜晚的清冷滋味，也有独在异乡求学的孤独滋味，还有槐花相伴的充实滋味。以至于多年以后，我还对槐花煎饼念念不忘。

现在，正是槐花盛开的时节，我自己在家也搜罗来一些做槐花煎饼的方法，对着做了好多次，饼是做成了，但却永远复刻不了大学时的那份滋味。最终，我不再执着还原那个味道，转而释怀了。因为我知道，自己多年来惦记的其实并不是槐花煎饼，而是那段和它有关的求学岁月。

我清楚的记得，那些春末夏初的晚星密密麻麻，排着队跟在我身后，嗅着冷却的槐花煎饼的滋味……那是青春的滋味，也是奋斗的滋味。

(作者系湖南省张家界市文学爱好者)



《翩翩起舞》 杨青 摄

公益广告

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

#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



共 创 文 明 城 市 共 建 满 意 枣 庄

总编辑 褚洪波